



一家四口人的手,就这样握着,握着。相视的目光里,尽管凄楚,却传递着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亲情。这时,我发现一丝久违的笑意,淡如微风,在父亲的脸上若隐若现……

## 最后的陪伴

◆ 高梓珍

那是2016年夏季的一天,天气异常炎热,空中没有一丝云,顶着一轮烈日,大地像蒸笼一样,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。可我的心却笼罩着铅一般沉重的积雨云,那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征兆,热风一吹,它深藏着的眼泪就会哗啦啦地倾泻下来。

我家在长江下游的一个小村镇上,村里的房子错落参差,零零散散,像抛撒的象棋子儿。记得门前是一块很大的草地,鸟兽播下的种子,日久生根便长成了林子。林子是昆虫的世袭乐园,与它们朝夕相处,我能分辨出纺织娘与油葫芦的叫声有何不同,我能听出鸬鹚的叫声,是求偶还是受到了惊吓。知了喜欢捉迷藏,那此起彼伏的嘶鸣忽东忽西,飘忽不定,将夏日的烦躁泼洒得到处都是。只是那年夏天,林子传出的天籁,在我听来却像是在哭泣。父亲的病一天天重了,已经三个月没有下床。那因疼痛而发出的叫唤,一声声挖着我的心。

那一年,父亲刚满50岁,距离被确诊为肺癌晚期,已然两年了。尽管不间断地化疗再化疗,杀不死的癌细胞还在一个劲地扩散,逐渐地蔓延到全身。在那揪心的日子里,我忽然觉得忧伤是一种年纪,懵懂地成长,人生却充满了变数,温暖和亲情都是有限的。我感到忧伤的压力无所不在,如影随形,有时是灾难来临的惘然以对,有时是害怕亲人离世的凄切清厉。

记得那天热得出奇,即便挨到黄昏,烈日也丝毫不见沉落的迹象。窗外的树叶纹丝不动,兀自将倦怠的枝叶伸向天空,就像一个开张双臂的人,正在向苍天发出无奈的呼吁。我坐在父亲的床边,只见父亲面色苍白如纸,揩拭过的嘴唇上已无血迹,微弱的呼吸很重,很艰难。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咸涩的东西涌上来,沿着喉咙往上走,刹那就跃到了嗓门和眼眶。父亲痛入骨髓,我除了笨拙地给他喂点水,却束手无策。父亲用含着泪花的眼睛望着我,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

东西在幽幽地动。我的心顿时又潮又粘,像炎天的树叶,卷着角,起着皱,散发着阴干的衣服那样的苦酸味。父亲的病是突兀的,没有铺垫,没有渐强和渐弱,它是突然开始,又要突然收尾,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令人猝不及防,令人心如刀割。

这光景,父亲动了一下,他极困难地侧转身子,睁开双眼向窗外看去,看着白晃晃的日头,看着几只飞鸟米粒般消失在远方。他使出很重的气力,发出近乎听不见的声音:“儿啊,这大热的天,你受罪啦!”我嗫嚅着说不出话来,只是含泪朝父亲笑了笑。父亲的目光一直投向着窗外,像是思考着什么。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,见那窗外的不远处是一大片的农田,绿油油棉花秆一片连着一片,其间夹杂着几处已经泛黄的稻田。父亲在想啥呢?至今,我也忖度不出其中的况味。

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,对土地近乎偏执地热爱。小时候,我常常拎着茶壶给正在棉地里除虫的父亲送水。一大片的棉地,似乎看不到尽头,父亲的身影在阡陌间时隐时现,他古铜色的肌肤与土地重三叠四,落入我眼中,有一种天苍苍地黄黄的沧桑。记得那时候,也是炎天暑热的节气,我和哥哥清晨五点就迷迷糊糊跟着下地干活。一起捉棉花叶子上的虫子,帮着折去棉花秆上不结果的枝杈,穿梭在比我和哥哥都高的棉花秆中,父亲总是疼爱我多一些,还没干一会就偷偷地拿给我个香瓜,示意让我坐在地头的桑树下凉快凉快。我那时十分淘气,每每刻意拿着香瓜在哥哥面前炫耀一番,对于我来说:父亲的眷顾是一种特殊的骄傲,是发自内心的满足和愉悦。

此刻,父亲慢慢地收了目光,黯然地闭上眼睛,眼角有了一滴流热的热泪。我的思绪却依旧在往事里轮回。那天干完活回家,天快晌午了,一家人在屋里吃着西瓜休息,父亲把西瓜中间都切给我和哥哥,他和母亲吃着泛白的边皮。那光景,

我觉得光阴有恩有惠,日子就像花儿悄悄地开。

常常是这样:夏日的晚上,一家人在院落里乘凉。父亲摇着大蒲扇,一边给我和哥哥驱蚊,一边讲着有趣的故事。那时候生活是清苦了点,但满满的都是人伦。小时候,我眼里的父亲就像屋背后的山丘,默默地依偎着我们,每天清晨一睁开眼,它就在那儿,黄昏后,它又把太阳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,浑身披着霭霭的霞光。

想到这些,我转头看向父亲,见父亲正把脸转向了我,那愁闷的皱褶里尽是留恋与不舍。我与父亲对视着,心里都在颤抖。我忽然觉得父亲在床上躺得太久了,得想法子让他去院子里透透气。在扶持父亲的时候,感觉他已经被病魔蹂躏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,脖子、肩膀、手臂上凸起了一个个小疙瘩,看得叫人越发心酸。我喊来哥哥,两人合力轻轻地抱起父亲,小心地挪到床边来。父亲闭着双眼,屏住呼吸,忍受着一阵阵的疼痛。母亲双手紧紧抻着床单,生怕床单绷紧了会加重痛楚。我拿着扇子不停地朝父亲扇着,生怕他中暑。花费了个把钟头,终于成功地让父亲坐在了轮椅上,父亲努力调整着呼吸,慢慢的好受了点,我们这才喘了一口粗气,轻快地推着父亲一家人去院子里,走啊,走,就像小时候父亲推着我们那样。

太阳褪去烈日柔和些许,一阵微风吹来,父亲似乎感觉舒畅了些。我蹲下来握着父亲的手,哥哥与母亲见状把手也搭了上来,一家四口人的手,就这样握着,握着。相视的目光里,尽管凄楚,却传递着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亲情。这时,我发现一丝久违的笑意,淡如微风,在父亲的脸上若隐若现。

那年那月,那个夏天,每一幅生活图景,都是我们家重要的组成部分。那些细节已经铭刻在我心里。只是不知为何,每次想到那个夏天,我的记忆里总觉得是黝黑的,不错,就是那种黄昏后,叫人容易迷失方向的黝黑!



及。母亲毕竟七十多岁了,这一倒还不知什么时候能站起来。当天,我们兄妹都去了老家。母亲说:“人老了,不中用,老跟你们添麻烦,要是你们父亲在,也不至于这样。”说着,母亲的眼泪情不自禁地簌簌往下流。母亲越是自责,我越是懊悔,觉得自己害了母亲。母亲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,反倒安慰起我来,“娘没什么大事,这是老天要让娘歇歇,不过县城那块菜地,这段时间要全靠你们了,天气干燥,有空浇浇水,眼看快到手的菜死掉了,太可惜。”即便是这样,母亲还是忘不了她的菜园。

冬去春来,母亲的菜园里永远有着吃不完的菜,有时母亲还主动把蔬菜送给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。母亲根据季节的变换栽种不同种类的蔬菜,她常说,春吃花、夏吃叶、秋吃果、冬吃根,顺应自然规律的饮食,才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。知道我们工作忙,或者怕我们麻烦,母亲总是到菜地里帮我们拔完菜,整理好,分装成几个袋子,打电话叫我们去拿。有时我们忘了,她就干脆送菜上门。我家住在四楼,母亲每每爬上去后,气喘吁吁的,甚至憋出一身汗来,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母亲放下菜,就会说,这菜新鲜,放久了,就不好吃了,赶紧吃掉吧。原来,母亲菜园里的每一棵蔬菜,都成了母亲呼唤我们的最充分的理由,永远印在我们的心间。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母亲把菜园当作精神家园,她在地里寻找着自己的乐趣。我想,她种的不只是菜,更是一份寄托,一份希望,一份等候儿女们回家的美好心愿。

我爱母亲,也爱母亲的菜园。

只有春耕了才有秋收,只有劳动了才有收获。是的,千事万物难免有亏欠你我的时候,但无论怎么着,它从来不会亏欠你辛勤的汗水,还有那明媚的春光……

## 松峦春意浓

◆ 邱林



惊蛰节令到来的那些日子,田野已是一派清新的模样。层层滋润的土地、片片高低的植被、阵阵鸟雀的鸣啭、团团村空的云烟,都在从沉静中沸腾起来。

在接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号角声中,被派驻都昌县北山乡松峦村委会的我,或进村入户走访、或在田间地头调研、或驻足坡岭,为构思与实施一项惠民工程联想和远望,这期间的往返步行成了我的日常。

松峦村的地形处于鄱阳湖滩往陆地延展的过渡地带,我曾给到此采写人文故事的一位作家说过,这里就好比是伸出的五根手指,手指的背脊是绵延的岭埂坡梁,指与指之间的低洼处是冗长的田垄,其村舍便坐落在长岭之畔、岭埂之上。

今年立春后的天气较比退去的隆冬似乎还要寒冷几分,不是连日的风雨,就是间断的雪飘。但这并没有阻碍春天前行的脚步,惊蛰的日子,松峦的山地和村外一样迎来了盎然的春意。

村前村后和坡地的林子里,到处都有布谷、鸫鸟、斑鸠、喜鹊、黄莺、画眉、麻雀、秧鸡的啼唱,它们总是天还没大亮就开始叫唤,我常常是在这清脆悦耳的声响中醒来。

惊蛰的日子,如果你不是行走在松峦人家的屋前和田垌,就很难感受到这些鸟儿的鸣叫与平常有什么不同。

它们或成群、或单只、或在刚刚冒出绿叶的树林中、或在茵茵的杂植间,又或是驻足,或是飞跃,你一声我一声、你一阵我一阵,你的叫声尖、我的声低,你的呼声长,我的应声短。这时候,只要你静下心来倾听一番,这些欢快的“歌手”在你送上一场场大合唱、独唱与对唱的和鸣中,既有实音调,也有虚音符,这样的出镜登场此起彼伏,久听不厌。它们闹腾了自身,也为这片天地增添了浓郁的春意。

伴随着鸟儿的啼唱,明媚的春光里,是田垌间不知劳累的机械,它们发出的轰鸣声,既旷达又不至于节奏之感。举目望去,一台台钩机、铲车,正驱动着铁臂,整修着一畦畦的农田。

自去年十二月初起,几十台这样的机械在松峦的十多道田垌上摆开战场,厚厚的汽笛奏响了高标准农田改造的序曲。几十天过去,松峦村1700亩农田得以全面翻新。今天,机手们驾驶着这些机械,又在对年前完工的农田、水渠、机道进行修补与完善,为即将到来的春耕春种做准备。

坡坎的小路光溜溜的,坡下的水沟流淌着潺潺的春溪。已经返青的花草树木在小路两边层叠地铺展开去。野豌豆草、爆竹花、半夏低伏中绽放着微小的紫色花束,荠菜、天南星草的茎秆上开着絮絮的白花,蒲公英的秆头则举着黄蕊。虽不怎么惹眼,但在百草千木竞相生长的大地上,是最美妙生动的春来亮相。

松峦村名的本意可想而知,那可就是早前的缩影。但今天,在错落成林的树峦里,很难找到松树的身影,多为枫、樟、栗、榉、竹、葛,还有杨、柳等常见的植物。那些鸟雀就是在这些繁茂的枝木间晨唤昏鸣。

松峦虽不是我的故土家乡,但身居于此,我常常流连于这里的山岭和田畴间。在那平缓的坡地,油菜层层推进,金黄的花穗迎着暖阳繁茂绽放。劳作的村民间隔其中,他们在翻耕过冬的旱地、采摘春来的菜蔬。

在这劳作的人群中,同样有脱贫户的身影,我上前与他对话,他说得好,只有春耕了才有秋收,只有劳动了才有收获。是的,千事万物难免有亏欠你我的时候,但无论怎么着,它从来不会亏欠你辛勤的汗水,还有那明媚的春光。

半上午,我和村委干部来到姨婆山,村小组长向稀毛正领着几个脱贫户村民在新开垦的山地上比划拉线、点穴挖坑,栽种油茶。

早些个日子,我们就策划商定,将这片荒山开垦几十亩来栽种油茶,承包给村里几个脱贫户村民管护。虽然新植的油茶苗要等五年后才可挂果榨油见成效,但这几年的茶地可套种农经作物,其收成全归脱贫户所有。此事一公布,就得到了村民的一致赞同。

我也不禁为实施这样的项目而叫好。眼前,脱贫户村民干得很是欢畅,对他们而言,这又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。

松峦地处湖畔,又紧邻城郊。这里的村民向来有着多重身份,农民、渔民(近年鄱阳湖禁捕,部分渔民改为内湖养鱼)、菜农、农民工,他们一直奋斗在昂扬的时代节拍里。今天,伴随着乡村振兴的旋律,我们该怎样持续为他们张开新的理想翅膀,去营造不负时光的浓浓春意呢?置身于松峦的山水间,我常常生发这样的遐想。

春阳下的田野上弥漫着清新的味道,静心呼吸间,感到这味道充盈着新鲜的泥土气息、野花杂植的气息、溪流奔腾的气息,还有村民为新型农产业奋力耕耘的气息,它们赏心悦目,似琴弦、如歌谣,组合一起就是沸腾的春曲。

这春曲,连着前行的时令季节,连着向往的来年时光。

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母亲把菜园当作精神家园,她在地里寻找着自己的乐趣。我想,她种的不只是菜,更是一份寄托,一份希望,一份等候儿女们回家的美好心愿……



## 母亲的菜园

◆ 徐峰

父亲去世后,菜园便成了母亲的精神寄托,母亲似乎要把整个情感倾注在那里。父亲活着的时候,在菜园里母亲充其量打个下手,理理苗、挖挖洞、浇浇水什么的;而现在粗活、细活全凭她自己一双手。有时我们想搭把手,她都不让,怕我们“坏”了她的事。

种菜是细致活儿,都说“种菜如绣花”;认真干起来也很累人,就劳动量说,“一亩园十亩田”。为了不让母亲那么辛苦,我们兄妹决定把她接到城里来。哥哥家楼下有三畦小菜地,打算供母亲“娱乐”。对于下一个在农村待惯了的人,田地就是母亲的命脉,不干活她就坐不住,再说种菜也有乐趣,其乐趣不只是在吃菜的时候,而是在种菜的整个过程,比如施肥,松土,整畦,下种……这是没种过菜的人无法感受的,种下的每棵菜那都是希望,是鼓舞,母亲乐在其中!

原本把老家的几亩菜地,全交给伯叔打理,可母亲执意要留下一小块,说回老家得有点事做。母亲常常穿梭于城乡两地,她放不下邻里亲朋,更放不下自己苦心经营一辈子的菜地。这种怀旧心理,我是最能理解的,所以只要母亲想回老家,我从没阻拦过,也常抽空开车送她。每次回老家,母亲总是不停地询问:“你是要点新鲜蔬菜?还是要点腌制的或晾干的?自家种的,没打农药,好吃呢。”她就像推销员一样竭力推销着自己的产品。每当看到我大包小袋提着沉甸甸的蔬菜离开时,老人家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。这于她而言,就是胜利果实;于我而言,这是母亲的汗水,每每吃在嘴里,暖在心上。

母亲的菜地是一首诗,一幅画。常见母亲蹲在松软的泥土上,眯着昏花的老眼,用她那双青筋暴露的瘦手,仔仔细细地搓着土疙瘩,捏得细细碎碎的,然后挖坑,播种,就像在绘画写诗一样,井然有序;每一个动作,又像呵护孩子一般,细心周

到。县城不比乡下,都独家独户的,老人少有聚集。没事的时候,母亲爱在自家门口的菜园边转悠,看到菜苗一天天长,母亲仿佛在欣赏一群成长的孩子,那满畦的菜儿仿佛在接受主人的检阅。夏天,竹架上挂满了黄瓜、豆角;地沟里匍匐的南瓜藤下,躺着一个个可爱的小南瓜,舒头探脑;青红相间的辣椒争先恐后抢占枝头;西红柿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……秋冬季节,一行行蒜苗站成整齐的队伍,一畦畦白菜束着肥嘟嘟的腰部,白萝卜胀开了土壤,露出雪白的肚皮,菠菜、韭菜、茼蒿铺散在园子里,散发着独特的香味……看到此情此景,母亲收获满满,惬意无比。有时还在菜园边随心跳起舞来。有一次,妹妹把母亲跳舞的视频制作抖音发出来,母亲高兴得合不上嘴。每次妹妹回家都抢着要她拍抖音。

母亲并不满足于眼前的收获。一次她打电话给我,说想回老家一趟。其实我懂母亲的心思,在县城待上了一段时间,她肯定是惦记起乡下的那块菜地了。那天正好周六休息,我开着车送母亲去了老家,刚放下包裹,母亲果然直接奔往那块菜地,她三步并作两步走,就像去见一位阔别许久的故人。到了菜地,她弯下腰背,往菜苗稠密的地方,拔掉了一些幼小的菜苗。我觉得有些可惜,便说,好好的菜苗为啥要扯掉呢?母亲瞟了我一眼,感觉在暗示我的无知,然后笑着说:“我那样做,就是为了让更多菜长得更好。地里的菜,需要空间、阳光和水分。种菜,其实跟做人是一样的,只有舍,才有得。在母亲的菜园里,我不仅学会了种菜,也学会了做人,这些道理和学问,足够我用下一辈子。母亲怕我有事,叫我早点回家,接下来,她想给菜浇浇水,拔松的菜需要水来固定根部。没想到,第二天哥哥电话告诉我,母亲昨天在老家菜园里浇水时,不小心滑倒,摔了一跤,脚踝崴了,腰部也扭伤了。听后,我非常惭愧,倘若我在那帮浇完水再走,就不会有此事发生,我后悔莫